

ZHONGGUO
CHANGJI
MANHUA

历史漫话丛书

ZHONGGUO
CHANGJI
MANHUA



中国娼妓漫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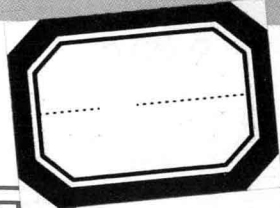
万绳楠 著

黄山书社

历史漫话丛书

历史漫话丛书

历史漫话丛书



中国 娼妓漫话

万绳楠 著



黄山书社

责任编辑:宋效永
封面设计:牛 昕

中国娼妓漫话

万绳楠 著

*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市杏花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字数 152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8000

ISBN 7-80630-127-5/G · 5

定价:8.00 元

因印装质量问题,妨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说娼道妓(代序)	1
女巫女冠与女尼	5
倾城与倾国	11
可怜飞燕倚新妆	15
独妇山与军妓	20
铁蹄下的妇女	24
铜雀妓与清商乐	28
金粉世家	31
落花犹似坠楼人	36
钱塘苏小小,谁人知有双	40
步步生莲花	43
燕女坟	46
红拂私奔	49
女间与国家妓院	55
妓女与唐进士新阶层	60
章台柳	66
万里桥边女校书	73
小姑居处本无郎	78
妓女与诗、词、曲	84
嫖客与妓女	90
李师师与宋徽宗、周邦彦、宋江	96
宋朝的官营酒巴间	104

目 录

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	107
花国选美	111
宫妓杨金英革命	117
圣女马湘兰	123
风尘肮脏违心愿	130
晚明才女出花丛	136
白门柳	142
董小宛与董鄂妃	146
莫作中郎昵董卓,一曲琵琶警侯郎	156
女中丈夫柳如是	162
冲冠一怒为红颜	172
眉楼有女字眉生	178
谈清朝禁娼	184
私娼红泪录	187
同治嫖院	195
略谈男妓	205
平康女侠鲁连风	210
小凤仙侠女出风尘	213

说娼道妓(代序)

《说文解字》有倡字、优字、俳字，而无娼字。谓“倡，乐也”；“优，饶也，一曰倡也”；“俳，戏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八篇上说：“以其戏言之，谓之俳；以其音乐言之，谓之倡，亦谓之优；其实一物也。”段注是对的。倡、优、俳一义。《三国志·蜀书·许慈传》写到许慈与胡潜二人“矜己妒彼”，刘备于群僚大会上：

使倡家假为二子之容，效其讼阍之状，酒酣作乐，以为嬉戏，初以义相难，终以刀仗相屈，用感切之。

其中有倡，有戏，有乐。倡、俳、优实为一物。

倡，可男可女。《许慈传》扮演许慈和胡潜的二倡为男性。《汉书·李延年传》谓李延年“自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则有男又有女。《三国志·魏书·武宣卞皇后传》谓卞皇后本琅邪“倡家”。卞皇后为女性。

“娼”字最早出现于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中。《玉篇》卷三“娼，娼也，淫也”。《说文》有“淫”字，释为“亼(音私)逸也”。则“娼”字始出，即有放荡淫逸之义。

但娼虽以卖淫为生，而音乐歌舞仍为她们的主要技艺。宋人丁度《集韵》说：“倡，乐也，或从女。”明人张自烈《正字通》说：“倡，倡优女乐，别作娼。”即娼即倡中的女性、女乐或乐女。

“娼”字见于《玉篇》，表明南北朝末年，倡优中的女乐或乐女

已操“淫戏”生涯了。

“妓”字见于《说文解字》，然释为“妇人小物”，与妓女意义不相干。唐释慧苑《华严经音义》卷一经卷第十一妓乐引《埤苍》说：“妓，美女也。因以美女为乐，谓之妓乐也。”又引《切韵》说：“妓，女乐也。”《埤苍》为魏人张揖著，《切韵》为隋陆法言著。则至魏晋南北朝时，“妓”已一变而为指倡优女乐中的美女。六朝所谓“女妓”，便是这种美女。倡女既操皮肉生涯，倡女中的美女或女妓，则为倡女中的“名花”了。

唐以后，娼妓二字常连称。应用广泛的为“妓”字。追究原因，实系妓为倡优女乐中的美者，人们故而喜用“妓”字。妓的种类，唐前只有“御妓”（《晋书·桓伊传》），唐后繁多，有“宫妓”（《开元天宝遗事》）、“声妓”（《唐书·太宗公主传》）、“营妓”（《唐摭言》）、“饮妓”（《北里志》）、“歌妓”（孟浩然诗）、教坊女妓（《唐书·顺宗纪》）、“官妓”（《宋史·太宗纪》）、“家妓”（《西湖志余》）、角妓（《青楼集》）等，另有内人、前头人、郡君、牙娘、花娘、举娘、先生、校书、风声贱人等别名。

就娼妓的产生和发展来说，最早的应是巫娼。到春秋战国时代，娼妓的种类增多。如齐国的女闾中的女子，是官妓；楚国独妇山的女子，是军妓；吕不韦家中的赵姬，是家妓。以后的朝代，各有特征。汉朝的女乐在军营，这与汉武帝发动的大规模征战有关，军妓得到了发展。魏晋南北朝进入了世家统治的时代，家妓成了需求，因此这个时代家妓得到了极大发展，出现了“金粉世家”。唐时又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帝制与官治有所加强，妓女成了皇帝、官吏乃至进士的需要，官妓从而达到了它的兴盛时期，宫中与京城长安有教坊，各州县有乐营。妓女都有乐籍，成为国家娼妓。官妓历宋、元、明而不衰。至清初，顺治停教坊妓乐，康熙推之于地方，官妓制度从而废除。至乾隆时，私妓抬头。咸丰、

同治年间，私妓发展起来。光绪时，慈禧承认了私妓的合法性。私妓即私人经营娼妓。如果说官妓重在艺伎，则私妓多一般为经营皮肉生涯了。

从齐国经营女间以来，妓女便要为国家提供各种捐税。剩下的钱，说是与妓院分成，实际为妓院头头全部拿去。上等妓女一到年长色衰，就要降为下等娼妓，为人间所淘汰。她们所受的精神与肉体的创伤，是难于想像的。女权对于妓女来说，是最需要的东西。只有在劳动上、工作上、受教育上、政治经济地位上，女子取得了与男子一样的权利，只有把经济、文化都搞上去，而后才有可能根绝娼妓。这一点已为世界各国的娼妓史所证明。

妓女是不是甘心忍受社会与政治所加的屈辱？非也。我国历史上有不少风尘奇女子。例如红拂，视隋朝名将杨素如草芥，把杨素幕府看作“尸居余气”。识英豪于穷途，毫不顾后果，私奔李靖。李师师在汴京沦陷前，已经作了道姑。汴京沦陷，张邦昌要把她献给金主，她骂贼而死。晚明奇妓就更多了。马湘兰“轻钱刀若土壤，重然诺如丘山”。李香君为侯方域演《琵琶记》，要他勿学蔡邕投靠董卓之辈。苏妓某人，当南京福王政权被清兵攻灭，“语所善客以死事，俱狎笑之”。燕雀安知鸿鹄？中秋节，妓买棹召客泛于太湖，皎月空明，妓“忽顾影感叹，置觞，投深流处，不及救”（谭迁《枣林杂俎》）。此真所谓死国者矣。更有进者吴妓柳如是，当南京陷落之初，劝其夫礼部尚书钱谦益死节，自己先奋身投池，幸而被救。钱谦益降清，她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但她不是出之以与钱诀绝，而是起懦夫于既降。在她的影响下，钱谦益毕竟站起来了，与黄宗羲、姚志卓等人一道，投身于反清复明运动。为协助姚志卓组织一支五百人的反清复明的军队，柳如是破除服珥，减捐薤盐，“尽橐以资之”。以一妓女，作出了民族英雄文天祥才能作出的毁家纾难，组织抗清义军的事，女妓中而有柳

如其人，为民族之荣，女界之荣。近代寓居北京的苏州名金花，能操德语。当庚子八国联军之役西太后仓皇逃难，置人于不顾之际，她挺身而出，“由是所保全者甚多”。《辛丑条约》签订后，联军尚不欲从北京撤兵，赖赛金花游说而后才撤退（史《赛金花传》）。西太后岂能及赛金花？这些奇女子如果不落为娼，如果能取得与男子同等的地位，该能为历史的前进多少可歌可泣的事？！

人们讳言娼妓。而娼妓问题牵涉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多问题。

人们说娼妓是“以笑为哭”的人类，是被压迫被侮辱的性然而，娼妓中颇多奇女子胜过须眉。皇帝须写，娼妓也须写写娼妓似乎比写皇帝更为有意义。因此，我愉快地接受了黄社委托给我的撰写任务。

附记：本书《章台柳》为周怀宇执笔，《眉楼有女字眉生》，为凤圣笔。《平康女侠鲁连风》为萧克芬、潘明兰执笔。《小凤仙侠女出风尘》为芬执笔。

巫、女冠与女尼

寂寞空门内，情性何曾灭？

世界各国职业娼妓尚未产生的时候，都是先有“巫娼”，被称为“教卖淫”。古代的女巫及神殿，就是妓女与妓院的滥觞。屈原的《九歌》所描写的“灵”，或偃蹇以像神，或婆娑以乐神，是女巫。

《云中君》云：“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云。灵（王逸注：巫也。楚人名巫为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

《东皇太一》云：“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王逸注：谓巫也。）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

《少司命》云：“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王逸注：“言天下之乐莫大于男女始之时也。”）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对此三则有个解释。他说：“至于浴兰，华衣若英，衣服之丽也。缓节安歌，竽瑟浩倡，歌舞之盛也。载云之词，生别新知之语，荒淫之意也。”这便是“灵”的职业，即女巫的职业。这种女巫，才、情、色、艺四字无一不备。竽倡，不就是倡优女乐吗？生别新知，不就是送客接客吗？女为巫娼，在屈原笔下，呼之欲出。

推早一点，《尚书·伊训》曾将巫风与淫风对举，亦可见女巫

之为娼女。《伊训》云：

汤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色货，恒于游政，时谓淫风。

“恒舞酣歌”，“殉于色货”，明指百僚狎昵“巫娼”。巫风即淫风，狎昵巫娼成为一种风气，可知商汤时巫娼事业即已发达，官吏沉迷其中，不知凡几。故汤制“官刑”，以警告百僚。

巫而为娼，即宗教卖淫。我国娼妓的起源，与世界各国实出一途。王书奴《中国娼妓史》对此已有论述。但中国的宗教卖淫又有它的特殊处。东汉顺帝的时候，张道陵在蜀郡创立五斗米道，教义中有所谓“男女合气之术”，为成仙的途径之一。北周甄鸾《笑道论》引《真人内朝律》记此术甚详：

真人日礼，男女至朔望日，先斋三日，入私房，诣师所，立功德，阴阳并进，日夜六时。此诸猥杂，不可闻说。

释玄光以“男女配合，尊卑无别”释之。其实尊卑是有别的。五斗米道上层人物根据此一教义，公然畜养妓妾。《晋书·孙恩传》写到孙恩以五斗米道起兵，失败后穷蹙投海，“妖党及妓妾谓之水仙，投水从死者以百数”。他的妓妾等于他的家妓而又带上一种宗教色彩。她们都是女道士，又都是妓女。这也是一种宗教卖淫。就男女合气写入教义中来看，孙恩的妓妾恐怕还不止供他一人的淫欲要求。

巫术中有降神驱鬼之术，道教法术中也有降神驱鬼之法。女巫为娼，在五斗米道中处于妓妾地位的女道士、女道姑，也是娼妓。道教研究男女合气，提出天地交泰、水火相济、阴阳相调之说，主张“御女多多益善”，并谓“黄帝以千二百女升天”（《抱朴子·内篇·微旨第六》）。《素女经》是道教研究男女合气之术的集大成之作。这样看来，宗教卖淫，在中国自巫娼以来，是在发展当中。而西方的宗教卖淫，后来则走向了禁欲主义之途。这就是

特殊性。

上面说的是五斗米道内部女道士之为妓妾的问题。实际上不仅在五斗米道内部，连宫廷、宰相，五斗米道的道姑也打进去了。中国的皇帝自秦皇、汉武以来，便在求长生之术，而“御女”为长生术之一。皇帝后宫佳丽少则三千，多则一万。六朝世家妓女亦不下千人，研究合气升天，条件比黄帝优越。女道姑进入宫廷内院，一在卖淫，二在施教。《晋书·王恭传》记载了一个女冠进入宰相坐：

淮陵内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术，常衣黄衣，状如天师，道子甚悦之，令宾客谈论，时人皆为降节。恭抗言曰：“未闻宰相坐有失行妇人。”坐宾莫不反侧，道子甚愧之。

道子即会稽王司马道子，时为宰相。虞珧子妻裴氏为五斗米道女道士，之所以成为宰相宾客，便在她深知服食与御女之道。

《宋书·二凶传·刘劭》记有严道育者，“通灵有异术”，东阳公主及其弟刘劭并信惑之。由东阳公主向宋文帝推荐，得入宫廷。严道育入宫后，被刘劭等人敬为“天师”，“后遂为巫蛊”，以玉人为宋文帝形像，埋于含章殿前，企图克死宋文帝，好让太子刘劭早日登上皇帝宝座。不料事情败露，严道育“变服为尼，逃匿东宫”。始兴王刘浚往京口，“又载以自随”。严道育与东宫太子刘劭、始兴王刘浚的关系可以知矣。

严道育为五斗米道女道士而又会巫术，巫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以及女巫之为女娼，在严道育身上，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证明。

五斗米道唐以后但称道教。

唐女冠李季兰，吴兴人，或云峡中人，有才名，刘长卿等人皆与之往还。李季兰有《恩命追入留别广陵故人》诗一道，诗云：

无才多病分龙钟，不料虚名达九重。仰愧弹冠上华发，多惭拂镜理衰容。驰心北阙随芳草，极目南山望旧峰。桂树

不能留野客，沙鸥出浦漫相逢。（《全唐诗》卷八〇五）

她以女道士的身分进宫了，奉的是玄宗之命。当时她已经到了花信年纪，玄宗追她入宫，何所为哉？

唐长安咸宜观女道士鱼玄机，本长安里家女。“色既倾国，思乃入神。喜读书属文，尤致意于一吟一咏。破瓜之岁，志慕清虚”（《三水小牍》），于懿宗咸通初，入咸宜观为女道士。而风月佳句，播于士林。不能自持，为豪侠所调，遂从游处。这样一来，“风流之士，急修饰以求狎”。载酒赴观，“鸣琴赋诗，间以谑浪”。俨然成了方外名妓。

南宋“婕妤曹氏姊妹通籍禁中，皆为女冠，赐号‘自然先生者’、‘左右街都录者’。皆厚于韩侂胄，或谓亦与之昵”（《朝野遗记》）。以女冠而为皇帝的婕妤，又与宰相朝侂胄亲昵，不是宗教卖淫，又是什么呢？

宗教卖淫不仅见于道教，在淫戒极严的佛教中，也可看到。尤其是西域番僧，像道教一样，也在研究阴阳合气这种东西，谓之为“欢喜禅”。某些尼庵，简直成了勾栏。

《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瑶光寺条，谓此寺有尼房五百余间，“绮疏连亘，户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胜言”，环境很美。椒房嫔御、掖庭美人、名族处女性爱道场者，并在其中。尔朱兆入洛阳，曾纵胡骑入瑶光寺淫秽。自此以后，颇获讥讪。民谣云：“洛阳男儿急作髻，瑶光寺尼夺作婿。”瑶光寺遭劫，向妓院转化了。

有的尼寺公然设女乐。如同书同卷中载有一个景乐寺，每值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得往观的，“以为至天堂”。女乐即妓乐，尼寺设妓乐，与教坊、乐营何异？

到了宋、元、明时代，更有吓人的事发生。

《癸辛杂识》别集卷上尼站记南宋临平明因寺为尼寺，“往来

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寝。寺中苦之，于是专作一寮，贮尼之尝有违滥者以供不时之需，名曰女尼。”此尼站也就是妓寮，不过作妓的是尼姑，嫖客为僧官而已。这则记载是宗教卖淫的典型。

元朝以喇嘛教为国教。“欢喜佛”侵入宫廷内部。皇帝大婚，都要参观欢喜佛，以为见习。明时，此风未衰。

《明史·武宗纪》记武宗（正德天子）设“豹房”，豹房中除了“御女”，还有“番僧”。少林寺僧也被卷入。武宗纵淫，豹房是他的合气之术的试验场。可他却作了宗教卖淫的牺牲品，以三十许年华，一夕，竟暴死于他所设立的豹房中。

浸染至于清朝，女尼卖淫之风大炽，尼庵就是妓院。当然，不是所有尼庵都如此，但以江南为盛，《梵门绮语录》（见《香艳丛书》六、七与十一集）记载甚详。作此书的人，简置要堕阿鼻地狱，因此不敢署名。但以无名氏称之。例如：

洞庭山湘公庵阿巧：

是处尼庵之规则，与他处绝不同。他处女尼，……不守清规，虽容或有，究未有公然卖笑，如洞庭东山之尼。既曰尼矣，何尝祝发，雾鬓云鬟如故也；何尝弛足，钩莲罗袜如故也。浓妆淡抹，各擅胜场。微歌而侑酒也，缠头掷到，珊珊其来，亦听客之所为耳。比之平康里中，殆有过无不及也。

无锡真如庵理贞：

无锡灯舫，尤为著名，而弦管喧闹，多尘俗气。……曩闻无锡多尼庵，庵舍精雅，类依山麓而居，足为名山点缀。庵中多艳尼，讲究妆饰，蛾眉蝉鬓，一似俗家装束。清歌侑酒，送客留髻，勾栏不啻焉。

无锡净绿山庄胜荷：

无锡山明水秀，惠泉山风景绝佳，山麓多尼庵，门墙光

泽，垂粉髹漆，焕然常新。或有门榜，或无门榜，或门榜之上以山庄名。游人涉足其间，疑为名流别墅。故虽惠泉尼僧艳名传遐迩，……无人先容，鲜得其门而入者也。然若得门而入，则无所谓佛门之规训，禅参欢喜，一似青楼耳。

这些建于湖山胜境的尼庵，比之于“屋宇清洁，花木萧疏，迥非尘境”的白门妓女所居的旧院（《板桥杂记》）要高级多了。可是，它不就是白门旧院吗？那些居住于庵中的艳尼，又不祝发，清歌侑酒留客，不就是“白门柳”吗？

《梵门绮语录》叙述女尼四五十人的艳迹，几与清朝相终始。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显然与清朝废除官妓有关。妓女转到尼庵中去了。可为叹惜的是，废官妓竟然促进了宗教卖淫的发展。如果说清朝以前，宗教卖淫还是躲躲藏藏，零零星星，难于捕捉，那么，到清朝便已是半公开以尼庵为勾栏，以女尼为娼妓了。中国的宗教虽然也有清规戒律，但并未走上西方宗教禁欲主义之途。天地交泰，阴阳相变，仍是宗教上层研究的问题，特别是道士与番僧，而这又为皇帝大僚所看中，故而一到盛行一世的官妓被废止，湖山胜地的“尼妓”，遂代之而起。后来私妓有了发展，但门庭难比尼庵光洁，并未能挤掉尼妓。

寺、观、庵堂清静之地，与“淫”字本来是绝缘的，但宗教的淫戒、禁欲主义与饮食、男女之间的大欲，一直存在着冲突。薄伽丘《十日谈》便是写这种冲突的书。何况我国道教与佛教，又有所谓“合气之术”与欢喜禅。这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尼妓”的成因或来由。

倾城与倾国

病容藏不见，谁识玉女心？

汉朝有个李延年，以音乐才能及面容姣好为武帝所宠。一日，他在侍候武帝时起舞作歌道：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武帝急问：“这位绝世而独立，有倾城倾国之色的北方佳人是谁？难道世间真会有此美色？”

李延年尚未答话，在座的平阳公主说道：“有。她是中山人，李延年的妹妹。”

汉武帝大喜，立命李延年道：“卿即回中山，带妹妹来见朕。”

平阳公主拦道：“不可以。如此美人，只有陛下亲自下旨，派凤辇往迎，她才会来。”

武帝想了一想道：“你说得也对。佳人既负倾城倾国之色，自不可草率行事。朕即下诏宠召。”

今人常以倾城、倾国之色比喻女子颜色之美，即出于李延年这首既是赞美又是推荐妹子的诗。

李延年的妹子到了长安，果然溢光流彩，美得不可方物。她大得汉武帝的宠爱，以娼女平步做了汉武帝的夫人，被称为李夫

人。

按汉魏旧制，皇后之下有三夫人：贵嫔、夫人与贵人，位视三公。三夫人之下有九嫔：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位视九卿。其余有美人、才人、中才人，位视千石以下。夫人的地位等于后世的贵妃。

李夫人以绝世姿容与能歌善舞，把后宫妃嫔一齐压倒。三千宠爱在一身，如果离开了李夫人，武帝就几乎不能过日子。然而，天妒红颜，李夫人病了。虽然忙坏了太医，可是病不仅未见好转，而且一日重似一日。武帝来看她，可她却也作怪，总是把被子蒙着脸，不让武帝看她的病容，藏在被内“谢恩”，要武帝照顾她的兄弟。武帝一定要看她的脸，她就转过头去歔歔而不再言。《汉书·外戚传》记她的姐妹们不懂她何要这样做，跑来问她。她道：

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牵牵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

好一个聪明的女子，真是看透了帝王的心。帝王宠爱一个女子，是从色出发的，一旦颜色非故，这个女子便要被吐弃了。哪里还会施恩于她的兄弟？

李夫人不幸以花朵般的年龄死了。武帝葬以皇后之礼。武帝依照李夫人临终前的托咐，起用了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李延年为协律都尉。

李夫人死后，武帝想念她几乎达到了不能自支的地步。武帝始终没有看到她的病容，入殓也未见她的容颜，萦回在他头脑中的仍然是倾城倾国之色。晋王嘉的《拾遗记》对武帝的思念有一则描写：

汉武帝思怀往者李夫人，不可复得。时始穿昆灵（昆